# 舊堂集

義

書 疎

# 舊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 疏

### 擬應 旨疏 乙卯

伏以臣等竊伏見三月二十五日 聖教頒下者十行絲綸警懼惕勵憂懇惻怛反躬求助之教不但延訪大臣而遍問於在朝庶僚不但問于在朝而至及於草野韋布之類臣等與山野父老扶杖聽 教莫不感激流涕曰我 殿下寅畏修省之意如此之篤 側身俯詢之誠如此之切臣等雖伏在遐陬蔑無知識猶是食 殿下之食衣 殿下之衣今日之衿青髮白者莫非我

殿下培養中物耳苟或有一分蘊蓄于中而不思所
以仰答如渴之 聖旨則是忍負我 殿下生成之至
恩也臣等豈敢曰我 殿下臣子乎嗚呼菑異之作夫
豈偶然哉臣等聞天之與人一理無間感應之妙捷如
影響以善感之則和氣應以不善感之則乖氣應其理
甚明不差毫髮故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嚴恭祗畏小心
翼翼者蓋慎所以感之也臣等竊伏念 殿下即祚以
來一心敬天不敢遑寧雖帝堯之欽若大禹之憂勤殆
無以加之則究厥天理宜其和氣感應吉祥滋至而是
何天災時變無歲不作式月斯生方春無花之災已乖

常理滛虹干陽之變尤極驚懼嗚呼此曷故臣等不敢知政令施措之際文飾或勝而實功之未盡歟中外上下之間奢靡太過而節儉之不足歟朝著之上傾軋成風而無一分寅協之氣衆州縣之間貪酷成習而浚萬民瘦瘵之膏血和氣日損怨氣日積有以致咎徵之疊見歟臣等又不敢知 殿下睿德非不至大至盛而普施博濟之澤猶有所未盡下究歟 殿下聖學非不高明光大而涵養本原之工或有所未致中和歟抑亦上天之仁愛 殿下有如慈父之愛子而故示以一時之譴使之警動 聖慮益加勉勵者耶雖然此則在朝

之言責諸臣想必極言而竭論之矣惟在我 殿下之採取而力行之如何耳臣等不必更事煩聒而臣等竊有區區衷執三十年如一日者請爲 殿下剴瀝而陳之嗚呼我 殿下近日遂楊之敎章奏之批每以不敢言不忍聞六字申申 敎詔臣等雖無狀亦 殿下之臣子也 殿下之所不敢言者其何敢復言 殿下之所不忍聞者其何忍復提而第伏念撑天亘地不可一日而不明者惟此箇義理也 殿下若以不敢不忍而禁防其義理之言爲臣子者以不敢不忍而不復進義理之言則竊恐時月漸移一線義理之寄在天地間

者一任漫漶終不得以快明於斯世而天下萬世之憂
將有所不可勝言者矣臣等又焉敢曰不敢言不忍聞
而一向泯默不言於今日而更待何日乎玆不獲已冒
死號籲伏願 殿下誅其罪而察其衷焉嗚呼臣等頃
於壬子夏敢將咫尺之書再陳黈纊之下當夜面 諭
及兩度 聖批無非哀痛惻怛之意而至於 天顔悽
愴 玉音嗚咽繼之以念念闡揮之 諭臣等淚抱
聖旨退伏鄉里每向西天日夕恭俟者庶幾因此而有
大闡明快昭晰之日矣果於癸丑八月 徽寧殿金縢
寶誥煥然始發於數十載之後嗚呼悲夫上二句八字

之中而出天之　睿孝昭著無蘊下二句十二字之中而悼痛之　聖意瀉盡無餘至於當時讒賊輩之凶腸逆肚罔不畢露莫之敢遁於二十字言意之表則　先大王所以密密秘藏以遺來後者安知非有待於　殿下今日耶然則在金縢未發之前則　殿下不敢道之教雖出於至敬至謹之至意而在金縢既發之後則今日義理已判然而自別矣夫天下之義理無窮聖人之用中隨時是以先賢文字有初晩之不同則必以晩見爲定禮家之說有先後之不同則必以後出爲準然則今日之一副當大義理其不在於克遵　先大王遺後

之睿旨耶臣等謂 殿下之嚴懲討明義理者只是
體 遺意而已述 先志而已更何有一分未安底道
理而奈之何金縢之發已過三載上未聞昭告 太廟
以闡 兩朝之德美下未聞頒示八路以彰諸賊之罪
惡日星義理尚在明晦之間神人痛恨尚在泄鬱之中
人情之抑鬱如是則天心之不豫固理也人心之痛恨
如是則天氣之不和亦理也然則天災時變之層生而
疊見者是果偶然乎哉嗚呼三十餘載之間烈旱淫霖
日蝕地震冬雷夏雹赤孛黃霾等妖異之沓殆無虛歲
而至於今年虹貫之變而極則上天譴告之意抑必有

所在耳嗚呼前年何年今歲何歲星霜荏苒虹流之華甲己周曆象循環冊禮之舊辰重回 聖孝哀慕之懷臣民掩泣之痛昨年而百倍今年而又萬倍矣罪人之非不斯得而顯戮之典則未加讎賊之非不誅鋤而聲討之擧則未行神人憤鬱之恨尤切於昨今兩年則其所以感於下而應於上者雖欲致和氣之肸蠁其可得乎然則爲今日答天譴之道惟在於快闡 兩朝之德美亟行 天討之嚴典用春秋正名實之一大王法者正今日不得已之擧也春秋傳曰亂臣逆者殺之不以其罪則不以討賊之辭書之其所以垂戒天下亦識後

世者不亦嚴切而著明乎夫春秋者聖人之權衡百王之法度也竊伏惟一部春秋已具於　殿下方寸之間而若於淸閒涓鑊之暇更加熟複精察之工則其於天理人彝闡義討賊之處　殿下義理中精微必不在於不敢道不忍聞而權衡法度森嚴昭著自有所建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嗚呼臣等雖至愚至微每於靜夜無寐之際仰念　殿下之苦心至痛則自不覺心肝俱裂血淚交下豈不知　殿下於此箇義理講磨之已熟精辨之已審也然春秋之名實未正則凶魁奸孽雖剷殄滅之無遺類至於天

地之大義則猶有所未盡伸也然則 宮廟瞻覲之禮園寢奉護之節凡所以寓羹墻之慕致哀敬之誠者靡不庸極而臣愚死罪竊以爲猶屬第二義也子思子曰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今我 殿下以聰明睿智之聖溫柔之德中正之敬密察之工固皆兼有而盡美矣而獨於發强剛毅處終有所未盡竊不勝爲 殿下惜之臣等草萊之士也與在朝者有異雖不能一一的指其某賊某罪而竊惟國史所載班班可考今日之請不

過擧以春秋之義而正其名實嚴辨忠逆顯加懲討因
他罪而已辟者明其爲某年之凶賊未伏法而已斃者
追施以某年之逆律在黨與而未治者治之以某年之
干犯當孥籍者孥籍之當廢錮者廢錮之大則痛拔根
柢小則翦剔枝葉因以載之冊書決成一案特奉金縢
寶誥上以明告於 太廟之列聖下以頒諭於八域之
臣民煥然昭示我 先大王止慈之聖德 先世子至
孝之純誠則 殿下述志追孝之道不但求有辭於萬
世天下夫如是則 先大王在天之靈必說豫於冥冥
之中者當如前日之 聖教矣 先大王旣說豫於冥

宣則 先世子之靈亦豈不說豫於冥冥乎 先德既闡 睿孝既彰則我 殿下窮天之根庶可得伸而聖心之悅豫尤當何如哉夫如是則爲今日臣子者上自朝廷下至閭巷凡戴髮含齒蠢動血氣之類夫孰不懽欣和悅自在天地和氣之中也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之者自今日復見而反風歲熟之慶亦必如周家啓金縢之日矣臣等愚妄之見則以爲近日之妖灾若有所崇於義理之未伸今日之弭灾意必無過於義理之快伸故敢瀝丹血冒死瀆籲重未免貽戚我 聖心臣等誠死罪也語極重大不敢縣道投呈

千里晏足應 旨晚時臣等又死罪也臣等無任忠愛悒欝激切兢戰之至

## 書

### 上小山先生李公 光靖

三陽回泰伏惟道體對時萬重鳳山追享時奉安文字特賴鄭重一言以賁斯文盛事鄙鄉士林之感當何如第起送儒生之際兩賢文蹟之可考者多遺棄不得備覽於秉筆之下以致記實處或有一二闕漏而欲爲往復禀議則日期已窄其勢不得矣會中僉長之議以爲傳後文字不可不備實而若避血指之嫌不爲補漏恐

非吾黨相悉間事也再三強託於上舍從叔故辭免不得就其本草中不無數三句商量添改處而以即日奉書辭謝未安之意申託於留院諸儒而歸近始聞知咫尺一紙尚未得奉致門下極驚極悚不覺駭汗沾身文字旣出長者之手則一字添減實涉未安或有不得已商量處即告厥由恭俟可否固道理也而況不佞適忝有司之任以鄙名奉請則經事後闕然不報若無嚴畏者都是不佞之罪雖費辭自文何敢望見恕於長者門下哉雖在晩後不敢不告謄出本草中所改處專人仰溷兼訟不敏之罪若特垂警誨無置遐棄之域則不佞

之幸

上樊巖蔡相國

不意宅揆大人強屈威尊特垂匀慈丁寧反復滿幅誨諭無異父兄之敎子弟生等嶺外小儒也昧事愚妄之行何以獲闢崇聽所以眷愛而憂憐之者至於此極也謹伏審仲夏句體動止萬康區區伏慰無任下誠第玆生等今日之擧是豈爲強執私見徒事瀆聒之意哉蓋自壬子疏後義理之端緖雖發而義理之本柢終未快明我東臣民何嘗一日而忘于此也生等豈不知我聖人苦心血忱常在此義理精微處而乃者金縢書旣

出之後其精微處又曉然無疑矣然而側聽屢年 乾斷尚遲日星義理方在晦明之間輿情之抑鬱當何如況當災異修省之日惻怛求言之教至及於山澤韋布今日臣子之所欲言者此箇義理外孰有大焉生等淺見則今日正是可言時故一道父老之所垂涕而送累十多士之所褁足而來者此也而及至入城則物情時議大違所料皆以及害本事爲言生等以是驚懼遂未免掩抑出城而中途遲遲貲盡永日退伏江郊無意踰嶺俯教一箇時字又申申貽戒允出赤衷生等於閤下之教敢不傾心欽服但自古草野狂妄之言只出於忠

愛所激而已何敢望君父之必納耶若以吾君之所欲聞而後進言則不過承順　上旨是豈爲仰報培養之聖恩哉臣子所進言正看得義理如何今日愚忱只是有進二字耳雖然始伏聞　聖候當此月連御湯餌云此時貽慽之萬萬未安誠如下敎雖經月踰時固何敢汲汲耶謹將咫尺敢數心肝極知猥屑無所逃罪伏乞爲國自愛加護鼎食以副蒼生之望

答鄭士仰

方求賢側席之日固知吾兄必不得終老於林下柏府新　除果蒙禮擢之　恩吾黨光寵已無可言而亦可

以爲朝廷一賀也昨自漁軒忽拜意外寵諭於喜不寐之餘因審凉秋靜中道味增重尤令人十分慰悅竊念君子出處之分如飮食裘葛惟當自知寒暖之宜而但欲起則或泄於自輕欲卧則又涉於自重此箇輕重最難審量而想必 聖意傾注寵遇之禮頻繁不已雖欲固守東崗畢竟恐不可得未知盛意將何以報塞也辭章體例先生集中自有柯則何必俯詢於山澤散人耶爲今日臣子者鮮能知敬君之道若以孟子莫如我敬王之訓爲事君第一義則庶不負吾兄平日所學以是區區沐洙垂暮殘年始覺親勝己資警益之爲可樂向

日相對時果以旬餘日對山樓上從遊之意丁寧奉約矣爲老炎所鑠素患阿睹一倍作苦至於兩睫赤爛長合不開跨驢出入其勢末由竟未免食言之歸甚愧大信不約之意也出於下策六七日避暑齋菴看心經數三遍方看時不無意味好處一下山之後無端滾汩因付相忘之域有若漏器之水都無痕跡有何一分所益良可悼歎不待勤邀合有栢悅之賀而所苦如右無計致身益愧相與之意豈可望溲恕耶

答鄭士仰

近多人事之撓無閒靜時日憧憧一忱惟有同人之思

而無由致身於泉聲岳色之間以之聽瑤琴而討心契
意外賢允惠然來顧因袖致寵札謹審靜養道味增相
欣慰區區沐洙之前月靜窩叔父衣冠出世因復承閔子
姪安仰之痛益復如新而今當中月之丁以孤孫之持
父喪不得依禮行禫虛度是日亦有所未忍略以餅品
只依朔望奠儀而止於禮得無徑庭杜撰之失耶前所
委懇之事非不日日圖之而不但疾病事故種種掣
昏惰之性振作不得尚此遲延私情之緊重處猶且如
是則他事又何可論早晚將抱書一進以伸前請爾侑
觴文字苟非中心藏之何能費損精息及此奠哭之日

耶況辭旨鄭重歷叙終始記述備至子疑感泣當何如伯高病中使兒草成遺事一通從後當奉呈若復惠琢重一言則尤當使伯高魂感泣於地下矣賢允言談舉止比前益老成面目自別賢父兄教方可知尤令人歎尚

與鄭士仰

各當衰暮出山入山俱非容易事所懷伸人貽阻至此有時瞻望林庄只令人惆悵不樂耳積暑餘天氣涼高未審燕養道味增重沐洙春夏以來連哭至親門族中六七喪慘八秋而又遭門大老喪私家梁木摧斷已盡

餘生之痛可勝言喩重以自家衰瘁逐年轉深素患阿
睹中間幾成全盲近以輪回泄嘔又經一番風波見今
精神筋力奄奄若泉下人自憐奈何向來面懇文字事
已經數年可能記得否百事頹惰爲親重事稽遲至此
不孝誠薄擧此可知以是之故鄙家事自多未遑自曾
祖以下三世闕狀古人不仁之戒尤切愧懼今於凉生
後大擬振作將抱若干遺稿躬進案下復申前請顧今
病勢末由自力替起家弟敢乞一言之重或可矜恕衷
情耶專恃契厚之誼累世文字一時並請固非道理而
年來斯文宿德凋零已盡環顧當世任此秉筆之責者

惟老兄而弟亦餘日無幾衰病寖淫若一朝溘然則私篋遺草畢竟湮沒後已自揣多病殘骸將未免不瞑之鬼玆敢不避唐突縷縷不已幸望賦碣間各垂珍重之惠副此病友之望千萬切懇高祖考年譜一冊竊欲一番經閱於座下並爲呈上而表狀則已有前輩所撰卷首數語亦或不慳則其爲銘感尤當何如穉翁近有所示耶月初來鄙所知弟有此行約以日間相會于對山樓上以爲鼎坐團話之計弟行不成此友恐虛勞矣可恨吾輩此約可謂積有年所而終始不諧追隨好朋友一日講討之樂亦有數於其間耶近日學子之從遊者

幾人其中亦有篤志好學才氣英邁有可與進就者耶
吾黨之望惟在老兄及樗友更望勿謂已到高明之域
而益致於高明勿謂已臻精微之處而益盡其精微不
但成己而推以成物使斯道之傳不至墜絶益切區區
如弟已虛枉一生今雖夜夜秉燭趲程趂限斷無聞道
之望況病睫小開輒酸全廢書冊近得朱子書堆卻塵
床已過三序而尚未窺一兩卷子自料昏醜之物終爲
賢友之棄悼歎奈何

與鄭士仰

近日蟬聲益清懷仰高風第不勝憧憧之思未審向時

山口瘡疹果止於起處而間熱起居一向清健春間一
進益出於宿素經營而樗翁家覓報時値騷惱無以致
相邀團圓之樂故未免悵然徑歸客後少隙擬酬未盡
餘債自初夏瘧起村末延拖過三夏不熾而亦不息一
帶愚溪因作弱水矣損友之得親勝已從容間警發之
益固命數所關耶樗友所遭令人氣短吾黨如此少年
不易復得亡者固可惜而其大人豈宜遭此耶因希豪
嗜歸間眞動靜則能以理自寬對人酬酢如平日云益
信其學力不誣矣然强制於外者未必不致傷於內幸
於書牘間申申奉勉如何沐沐年益深而氣益德今夏

尤不能耐暑前月適入齋庵過半月而歸惟幸無甚外
撓時以殘書遮眼而其於漏器何哉曾考記實之文向
蒙盛諾其間或復留念否幸藉大人之手連成三世文
字得以爲異日不朽之蹟者已極銘感而眞珠寶惠又
足以洞澈泉路則弟之所以有此瀆冒之請者只出於
感激知遇之眷不顧猥屑之嫌兄之所以繼垂嘉惠之
意者亦視同一家之事特恕僭瀆之罪而第念此等記
序之役勞攘衰暮精力自不少區區憂憫之餘繼之以
悚蹙不安前所已成之文久留淸案果反復披閱更無
字句商量處耶鄙家方收聚各派誌狀合成一冊聊

以爲一部家乘使後世子孫有以徵古家文獻之資所
愬文字若已草成因便付送如何

與南宗伯 漢朝

獲接賢器可愛其雅度克省因詢寤靜養起居增重問
居意味日新仰慰區區沐洙自家舊習依舊纏繞濯去
不得新年所得只是一椀湯餅愧歎奈何向論自慊義
非謂已見必是一場問難只欲求正於知者方賴賢友
垂憐至錄朱夫子正論轉示愚妄使迷惑之見一番開
破始覺朋儕間逢場暫論討有益亦多可幸可感今以
惡惡好好便是自慊非謂必如此而方能自慊之說看

之則前日鄙見果違朱子之論而以本章朱註中自慊只是爲善去惡只是快底意方是心下滿足之說省之則朱子之論亦似彼此不同參看兩說疑晦終不快霽迷見終不快足是皆自家心目終坐麤泛不能精察明辨之故若更爲論示警發昏塞則其感尤何如但凡看聖賢說話當先求吾人心上以爲體驗然後可見實理所在故鄙見所以以自慊爲心上快足者如此也而子希說必欲去其心意直以好好惡惡謂之自慊其間若不容一心字賢兄亦以此說爲然以本章此之謂三字語意看之其說似不背而但快足好意象一切偏枯無

着落處此則終不能無惑也自顧平日無此一邊工夫偶然一論便同娼兒禮佛必不免見笑於識者可愧

## 與南宗伯

向者子希歷拜而歸爲道尊蒲將出山參道院講席故要爲盍簪計撥憂勇赴及到會所雖得奉接賢允暨子鷸昆季而但恨兄不踐言使孤此躡塵之望也春寒尚暖伏惟靜履起居益保重沐涤年來無限虞憂周而復始有季貞〻又元從姪幾死而生姪女幾危而甦身方奉老奔避寄棲村寓苦悶何喻今番之會甚是盛事長少之集至過五十而迭相問難間以勉戒多有可觀若

使此事不廢則庶幾吾道南矣豈非大幸耶如賢友及鄭士仰素有問辨之工者置之此席所以資益於諸友者又必不止於此而旣使兩翁新動精辨如子皜者又先歸好事之難圓果如是耶賢允不但儀度已老成所對講目能得吾儒家意味爲之奉賀第則本來心麤尋看文字只看其粗未窺其精故往往論說輒爲精察者所詰爭而迷晦之見或不一一屈服自愧執謬終成其病根奈何戒懼章不覩不聞鄙見則謂之專指靜時之工而諸論皆以爲兼動靜說多以先輩說話爲證未知鄙見都沒理會而然耶鄙見亦非動時元無戒懼之工

以爲此章戒懼則專指靜時工夫未知如何兄見亦已聞悉而猶未親承幸明示破惑如何

與南宗伯

頃修一書將付循叟去便巧値違纔循叟歸有勤摯惠訊而弟亦時有仁漆之遊未卽承拜彼此替面之計乖張如是悵懷一般而弟心則歉恨尤甚卽玆春事向闌伏惟棣履起居與時同泰近日閒居所樂何事審辨密察之工益精熟耶沐洙作月鴟行宿留數日遍歷幾處知舊家到處團討可謂衰境一勝事而但馬病中途行李艱關素患阿睹十倍添苦合睫歸臥全不得披對書

字心與目俱入於大霧中只有沉痼晦塞之歎而已奈何負約之愆前書中已略陳區區不必更提而朋友間失信是豈小事耶我實負兄兄有何咎而滿紙自引至於此也前秋果以作事無有如何之意泛然相勉矣相別數月未免自犯於大如何之境足可見自家言不顧行處一心愧懼何敢曲爲自文計耶因此一事可見百病根源若蒙更加針砭不至遐棄則甘辛可勝道院講會間以儒生之薄罰不無譏貶之論似有不成之漸此亦關係吾黨運氣奈何

答南宗伯

傾聞清旆自海山歸税益令人懷仰高風每擬一挹滿袖烟霞而恨未得翩然以致意外清幅忽墜寒齋寥索之中披讀驚喜不啻有隕自天仍審凉秋靜履起居清相仰慰區區東巖丈惡事緜想從遊之久傷痛當何如吾黨文丈次第零落斯文運氣漸迫陽九嗟悼奈何愚山陞臺吾嶺百年後初有事爲朋儕者豈但喜不寐而已跪 批又承華褒賜祭之 命至及於文莊先生恩禮殊絶慶幸可勝但本孫鮮少凡節想多窘塞是爲可悶也仍念此翁一生林下所養有素所學且優必不負我 聖上知遇之恩而重名之下一世之所望亦重還

不無任大之憂耳沐洙今年所遭都不欲提說而金甥之芳年夭逝尤是可惜其家已無可言而顧此老境情况當作不佳慟笑奈何雖然此則天實爲之非人力可免而若自家行止則權度在我向來一着未免昧時輕動畢竟貽羞一道傳笑八方自己狼狽固不足恤奈何大抵弟性雖合下偏懶於此義理痛欝激憹之氣素所蓄積而宿習除去不得適當 求言之日我東方臣子所欲言者無過於此胷中之秉執如是故所謂有所二字作一病根不暇審時度力不敢苦辭回避以致此擔不起之歎俯敎中失在於始者眞是良砭不覺拱手自

伏耳但往往不近之誚入非我也不知我心何必屑屑
分疏也爲今之計惟欲閉門益牢省諐省事庶幾不復
陷於大過而今夏眼苦倍甚於前無以自力於古人觀
翫之工有何一分所得耶只自撫躬而已聞金剛遊錄
甚淸富朋友間往往傳誦何不一播咳唾餘瀝以滌此
間俗累也前月洪孟謙欲追吾兄壯遊委來鼓動而顧
此塵累自知無分於仙山不能奉諸洪兄行亦未免中
寢兄之勇脫塵臼益可見超然然每事不當躐等先從
小者近者以爲循序之漸似合於自家小力量故欲以
令重陽攜得六七儕友約上甲長頂上未知此計可遂

否異日杳若搜得吾兄槖藏一番過眼萬二千峯不待一節之勞而可卧遊矣

答南宗伯

兄不肯出山弟不得入山相阻不知幾日月瞻詠常憧憧循隻回袖致罷翰滿幅辭旨鄭重勤摯無異一席穩晤日來寒候甚緊未審靜中起居對時珎護否味洙月內次第過離日霜露之感又重以怵惕此時情事豈有一分悰況素患阿睹去益添苦兄弟相對便成兩瞽尤可自憐講會事頃於鄉禮時兄必貴臨故擬將消商而竟孤所望每欲奉書一議而因循未果承此盛示秋冬

間有一開函席之計吾鄉儒士庶幾自此興起敢不樂爲之贊成耶向時孚緣供億之難辦率不過一場諷詠而止徒勞無益果如所教若得料理物力以成六七日之會盡帙講討則豈非甚好而但念院力災年益蕩無别辦供億之勢不勝憫然鄙意則諸生之供各自留念或自本塾及門內助送似好而此亦必有難便之端奈何若因此拘碍會者零星則雖可慨恨苟有誠心爲己之工者亦必有處之之道幸望預定期會於某間勸習一褰書必成吾黨盛事如何冬內則日寒難於開坐軒上當俟春和然後可以設講而誨弟任名已久有從近

遞退之計其時當主席未可必而未席參聽則兄翁皆有意耳關東錄一番奉覽萬二千峯羅在於几案間弟之卧遊反有勝於兄千里奔走之勞以是自誇細審所錄多有據理滌陋之功所詠亦有裨補世教者益欽平日眼目隨地真實不但翫物而止也鄭臺駿職雖非鸞凰之棲而想不負 聖恩賢友在近亦必多強輔之益朋儕之望自不得不深也

答南宗伯

桑榆夕陽中又見歲色溥暮一心之憧憧往來者惟是朋從之思而恨不能得意外手墨忽墜於杜門寂寞之

濱信知良友亦有一般所懷也仍審臘寒靜履珍重仰慰不已沐洙所苦眼睫種種赤爛閉合度日案頭古紙幾至塵滚一寸悼歎奈何愚山翁小縣本非鸞鳳所棲得脫樊籠快適當何如歸後不知有何事端而世路之險元自如此奈何講會通文未聞輪回後鄉議然自是吾黨好事自當有樂爲之同聲者雖或有不應者何必一一引勸盡爲響應然後乃可設行耶鄙塾則修送講案至於數十而使之各自裹糧然未疲居多似不得齊進可悶東遊錄反覆愛翫累月未已推索至此不得已奉還而眼前萬二千峯倏忽捲去殊甚悵恨黃生達休

曾識其人否向來以中庸鬼神說及形氣圖說來示窮理自得實爲可奇而但無師受處所爲說多有可疑故有所往復子希亦爲一通辨說以示近者有覆書而累幅辨難其說不窮橫竪直倒有若抽繇瀉水其見之精不精察不察姑勿言以渠地處況居僻村潛心獨得乃能慕古人之學而求古人之遺緒者可佳可尚希弟又爲一統辨說故姑置於此中而自家眼目甚不分明未得折衷兩說作究竟法殊可歎也子皜所見想益精到而纔用亦晏相耶柳川則痘疢方大熾與子希累日相阻循弟則方讀書山房耳

與南宗伯

夏初坪城康君歷致手札而無回便未謝頃於循叟行欲修付又未及使良友情牘虛辱塵床已過三月而闕然不報雖緣無直使往還若有誠意豈無討便之路耶頹惰不懇篤甚矣良愧良愧卽玆旱炎靜中興處隨時晏重觀書翫理意味日長三伏外火必不敢侵及於北窓高卧之趣爲之溯慰不已康君弱冠妙齡能有向上意思遠遊百里之外勤做冬春工夫其志尚可嘉況其進退應對能知事長之禮尤可奇歎聞書社從遊者稍進云其間才氣英豪者幾箇而謹重沉潛可以守而不

失者亦幾許幸望隨才善導有所成就使吾黨將來不至寂寞如何沐洙春間經歷至今頭骨須洞殘年癃質尤怕老炎喘喘苶苶長伴一枕一日間昏倒不省人事者輒過數次此莫非平日自持全無莊敬之工故也若使如兄强輔者在傍提惺豈敢安肆日偸之至此耶愚山之約終不得一踐春夏則主人有所戒勢不得圖成而秋生不遠矣菊黃楓丹時節亦豈非閒朋友追逐之日耶老矣旣不能讀書近日至願惟在以身側於賢友之間聽得好說話要爲李初平而此亦未易得良可痛歎日前希弟自南村又轉而西將拜愚山老友因向軒

下其行果得達而亦復從容討論耶此弟頗聰明有才識故窮格處必欲究到極細密之地而不肯平地上討得看文字往往有過苦強索之病而旣不孜孜於舉業又不得慥慥於實學恐未免半上落下之歎如或言則不尊不信而如兄師友之言則必樂而聽之幸望細加規勉如何近得新刊屛谷集一兩閱翫則學問純而正文章順而達眞可謂後學師準而淸修之操篤實之工俱令人欽服不已一冊想到淸案果一閱否天旱何故致災如此晩雨後所搖旋卽龜坼立秋已過而餘望已斷生靈將盡劉後已耶一己一家之私非所可論而竊

伏想 九重深處堯舜病諸之憂膚有其極守野老憂國之忱自不得不耿耿耳講會將以秋涼後設行耶凶荒比甚或有以不遑爲言者圜城中尚有絃歌今此交象若過一番荒歲則人情物態可想其日入於沉沉世界耍不知講論之何事須於九月間必成如何

答南宗伯

冬間聞賢允所愼非細每擬書探而未能的討柳川便信至於隔歲闊候自愧誠意甚淺意外獲辱先施寵札雅度之不較令人欽感仍審春煦靜養起居對時珍重向時惟憂快臻平復棣堂間一時无妄之患終得復笑

之喜種種慰賀竊想幽居靜閒佳趣日生觀翫自得益復精到恨不能從傍參聽得爲李初平也沐洙秋間遭兩功慽門内意外罹慘亦不止一二而堂父丧事尤係門戶考德問業更無地子姪安倣之痛可勝言喩顧此昏謬之物居然作一堂之老百事憒憒無非舉目興感處奈何比來神氣長時失和小動輒呻囈飮啖又頓減此等證祟俱是衰境不好消息而自得春氣眼病又添尋數一事亦復全廢其於朝未聞而夕已至何哉仙洞起亭之示令人歆羨但自在溪山占取爲己物得無爲造物者所笑乎然得此好主人棲息使荒閒寂寞之濱

得爲講道嘯咏之地則是豈非溪山之大幸耶梁須主人自有好文章何事欲借俗人荒累之手以滓穢清泉白石之區也况拙辭尤拙於此等雖欲竭精疲神仰副賢朋之索恐不可得奈何前者一未登覽仙區物色俱是素昧近來諸名勝所詠及兄所品題者因便惠示以爲卧遊之資如何園亭若成欲偸一閑以爲數日盤旋之計而兄若不許庸人取次來將奈何講會兄意非不誠勤只緣無應者停廢已累年不勝慨然今當科年竊觀諸少意向此等冷淡事舉皆置之度外兄又因以置之則黌舍之間將不復聞絃誦之聲矣引導興起之方

如吾兄者不可不當其責幸須以閏月初間定期設講不但爲一場諷誦而止面誘以敦謹禮讓之風無負吾黨之望如何凡事應者應不應者不應亦不必強起其所不欲者以成濟濟之美也爲參從祖祀事來宿柳川値雪小留似小靜故搜見希弟所往復兄與子鎬兄別紙則所見頗有精細處師友論辨之力似不少可喜朱張仁說之辨前已審見三賢所論而終不能無疑迷蒙之見莫知適從近閱兄論及子鎬所往復於希翁者則始知朱子說似無疑其所知不知不啻三十里之間晚覺可愧

與南宗伯

因貴中諸友相過細叩近日動靜備審棣床湛樂勝相明窓淨几對越聖賢有無限好意趣羨賀不已沐洙向時爛熳冬來少可而昏瞖倍甚誨之阿睹去益況迺兄弟相對便成兩瞽使丌上好書卷一任拋棄有若受批退巖者然當此餘日無幾之時雖秉燭刻課分程趂限斷無開悟之望況如是放過只當無聞而歸悼歎奈何柳敬之暨子皜能遠從損友與希從八牛山靜處講了心經一部而歸柳象遠亦來聚首討吾黨此事自是稀有斯文自此有復振之望豈非朋儕相賀處耶弟則私

忌族宴次第巧值未得從傍聽讀恨歎可勝子皜見解
閒益精到可喜如此第一樂事何必專讓於諸少友耶
來春間似有閒幸覓得閒僻一處圖成一番良會如何
如何以此意書告愚山翁若成得此事弟亦不辭爲劉
家雞犬一舐丹鼎餘瀝耳道院講會紅蓼方熾明春會
士姑未可必故未得發文相勉而顧此謏葭終非其人
多士似無相應之理兄之謬屬可謂不審於知人可歎

與南宗伯

區區憂戀之意有倍平日而老憒日甚尚未得一晉慰
舒自循分家非無來往便而以鄙村痘忌未免隔阻聞

便每在過後一未奉書素致意此心歉恨何可勝言卽
者暑退涼生未審制履起居如何近憑往還貴邉者聞
兄諸節則寢啗酬接一如平時云學力之堅定儘是朋
友之所信得及者也但強制者恐不無內傷以是悶慮
朱先生在故時猶與門弟輩講道寒泉諷誦不撤幸勿
以悲疚無況謝卻或聽讀或論辨則自當爲開豁寬懷
之一助而吾黨之望亦當不孤耳道院講會將以九月
念間設行而自兄遭慽弟亦無況於此事似此寡雙備
侗之狀安得免見笑於諸生而亦豈有信從者乎可歎

答南宗伯

貴中諸益果如約而會自子皜袖中又奉致珍重惠狀
滿紙辭旨懇懇切切勉戒備至一讀一拜不知老醜損
友何以得此仍伏審緬禮不遠攀和號擗之痛想無異
祖括爲之悲念不已凡節必多費惱心力制履起居不
至大損天和否沐沬在家時因感冒發作失音不解者
至旬日强疾來此爲江風所觸一倍添劇只自尸坐聽
讀此一少發問亦未免借人之口如是而豈有一分相長
之益耶當此不敢當之責者專恃於吾兄兄有所遭向
八愚山承許合席愚山竟亦有故此心落莫豈但爲感
事未圓之歎而已耶惟幸一鄕子弟輩猶不以人畜之

講儒會者至過七十餘員諸友之同席者亦至數十餘
員吾黨好事孰過於此妙少中多有志學英秀者自貴
中來者尤精於辨說志向亦似敦篤所謂斯焉取斯者
豈不信耶賴兄先唱吾黨似有將來之望殊可幸也

## 與南宗伯

今春一天沴氣甚於乘風縱火遠近惡音無日不驚朋
友親知間耿耿懷戀倍切平昔適此伻到槩審靜中起
居能得神明所相棣床同堂之間無他患報爲之奉賀
不已沐洙天於私家終不悔禍柳川從叔母意外喪變
已極悼痛而第十承宣堂叔喪事又是萬萬夢外門户

自此顚覆子姪益無依庇是何天之降割荐極至此耶
柳川遭變日仲哀冒入痘窠故蒼黃節次多有不得已
從權處成服之禮將退行於望間遭此變節不無疑晦
盖聞近世知舊家所遭如此者通行追稅之禮而考之
諸家禮說皆以聞喪過期者之不得不追稅爲言初無
此等稅服之論未知何以處之似此矇瞍固不敢臆見
妄說以犯汰哉之譏而第念此與追後聞喪有異當其
含斂之時被髮跣擗已行其喪禮矣只以受服之小退
似未必然如晦間遭變者其成服必在翌月故先輩多
有此問難而諸家皆以不必待成服月而變服爲言此

不無可據者幸望博考諸家禮說與愚山兄及江左知禮處往復論辨使免大失禮之地如何

與南宗伯

即日潦餘旱甚未審靜中道味日飫眞腴起居衰健節亦復如何向聞愚山翁移几高軒相對至旬望云從容講討必有可聽說話而恨未得爲李初平於其間耳上舍友早了一事想益慥慥於實地工夫可喜也第自近年以來鄉道內氣象終未靜貼絃誦之聲寥寥無更聞之望吾黨運厄仍作陽九耶浩歎無已李寢郎 思放不但自家榮幸 朝家義理不待辨而自明嶠南一區

從此脫出鬼關 大聖人處分眞所謂不動而變感悚之極不覺涕淚之交頤沐洙杜門謝世頗覺省事而喋喋之謗猶且四面交至還可笑歎囊成偶吟曰滄浪濯足徒由我太昊浮雲一任渠盖出於區區自省之意而或無近於太簡易耶然吾輩平日寬恕太過箴警不足致使此損友擇不精而守不固畢竟遭此無限狼狽吾賢友成物之功恐有未盡處望時惠德音隨事誨敎對病投藥庶或免於無忌憚之小人有如向時言者之言則其幸當如何但暇曉長時亦爛衷耳竟日風雷精力之耗弊日甚一日其理不久於世亦奈何

舊堂先生文集卷之三

## 書

### 與李穉道 琥

前冬惠幅有時披翫足慰如渴之思若使真面相對其喜當如何而所恨只尺紙耳伏惟新元亞庭道體益膺難老之慶兄經味有無窮至樂仰賀不已沐洙新年樣子依舊可笑點撿平生果成何事業而遽爾作五十二歲人物也惟欲杜門靜處學得龍蛇之蟄要作晚來存身妙法而頃著鳳院追享事係外先故不得固守本志一出會中惝怳迷昧觸事疎漏未免重負罪於亞庭門

下令於向晩之後雖有追謝之儀何敢以是自贖耶向書所喩朱子訓眞是救病良劑而自悅知覺如癡騃小兒撓頭不肯服何敢望責效耶惟願規護以爲一分求益之計幸勿以爲前言之無益而特盡朋友道也

## 與金子珂

朝起無聊偶閱小篋得鳳庵聯榻詩自愛心如王謝憐劒澀苔之句甚愛執事心事恬淡淸雅如瑤林瓊樹卻是風塵外物一塲吟詠默有神會而相感者日未暮而意外寵札此際忽到奉讀驚喜始知信息之先發甚大也謹審霜秋省餘靜履珍重發之書辭者又如是鄭重

謹嚴不出尋常肝肺可想其學味增篤自有所得力於古君子遺言者未知明窓靜几所讀何書而至於如此長格也多賀多賀况滿紙誨喻箴警旣至譏諷又切將欲針膏灸肺滌盪腸理之痼讀之未半不覺愧赧而顔發騂使尚書爲之斂衽而平子爲之絶倒也沐洙年來慵癖轉成昏惰三百六十無非醉夢中日月廢卷郤筆與几硯間四友者交分已踈而太守課督甚於咸陽之徭自不能脫得乎羈勒之中果有一番赴招之事而非欲强飾嫫母與粉粧西施競較其姸媸也蓋其平生自處不欲與常調俗士潔潔自異不免爲牽引之累而自

愧夫十年伎倆猶未搔爬已盡宜乎識高見透如執事者一笑而唾之矣日沒星稀前輩已遠當面娟嫵交道久絶未聞以誠正眞箇之工責勉於朋友而惟執事之書則能知慨然乎流俗之浮華引勸以今世以上之人意寄勤懇反覆不遺其温諄處則使人不衣而自暖其警發處則使人肅然有淸意執事志向何其高明而執事之厚意又何其盛也若實德未彰之語則誠是切中之喩敢不悚然自勉而所謂文學頗振之語何其嘲戲至此也世之取藝如九方皐之相馬略其玄黃而擧其駿逸如我疲羸駑駘之類安能並與馳逐於才藝之場

而以偷得無譽之譽也此則不當不當且來書中心灰二字不能無惑具衆應萬自是一心之用寂然冥然只作一死物者非學者所以操心涵養之道何必蕭索寡與自歸於禪家所謂不動不生玄玄默默之地也耶要須極加自力使學業增進區區之望也

與洪光之

勤勤情訊輒爲病友所先奉復感佩平日取友之良吾亦可以自信耳仍審高秋調候一樣爲慰第阿睹所苦連服丸餌終未得撥雲奇效不勝悶念然今世之不病心着幾人兄目雖可惜閉睫靜坐安養心神則一片靈

臺湛然虛明自當見靈靈灑灑境界豈不愈於世人心病全成盲聾沉沉入黑窣地耶朱夫子晩有眼病自道收養有功進道益明至恨盲廢之不早幸佩此訓毋以病苦爲苦而惟以進道爲意如何沐洙向來果患癖济將入山調治爲劇憂所絆此計亦未遂故近者有和學子詩曰此翁事事無如意那得山中一日閑者卽實際語也然自家搔癢不過皮膚所苦不足深慮而誨之屢月呻吟之餘因成蠱脹腹肚如撐鼓交試湯餌針灸而病勢日漸沉重其兄之心當何如以此之故秋間一晋穩舒是所一年經營而其勢未由吾輩一會果知有數

奈何舊堂之名非欲自爲標號只是弊屋重修後不忘先舊之意而已不須可言而高軒之命名金篦令人情緖愀然然他日相對將先剖吾目奚但剖兄病眸而止耶弟雖不文若起家翁之病則豈不仰副勤託以慰病中之悒也

答李方伯 秉模

窮巷間賤拙姓名何以獲關崇聽乃至降屈尊威特垂此意外寵書也奉讀未半且驚且愧不覺汗發沾衣謹伏審中夏政體起居萬重伏慰區區令閤下上奉 聖旨下招儒士至有講義考校之命此實昭代之盛事士

林之光寵雖聾瞽跛躄之類孰不欲聳慕趨走以供其觀聽之美而況被招中人其榮尤當何如也第沐洙才性本鈍劣見識極鹵莽於經傳蘊奧曾無半晌諷誦一字窮究之工雖魚魯豕亥尚未分何樣字畫其何敢不量謏寡與齒於羣儒勘校之列哉平生伎倆小有場屋間虛名甚至於重欺鄉隣厚誣閤下以致此千萬不敢當之教面騂心恧覓不得措躬之所也仍伏念閤下此舉旣是 朝命而非私速則野人雖甚迷愚粗識分義固當躬詣節下伏陳其蒙騃蔑劣之實狀而須以討偕之役六句奔走仍成勞瘁轉輾床席晝宵呻苦顧此病

狀萬無一日鞍馬之勢使大人寵命未免虛辱違慠之罪安敢自逃

答李德懋

頃聞賢閤棄中閨就校村奉慰大府寓屛以憂畏之故恨未得直入匠所與兄相唁意外長牋忽墜於頹枕呻暑之中蹶然驚起不覺斂袵三讀耳但自道情事足令聽者酸鼻況數十年伉儷之義于仍審甚熱省餘服履以時保重沐洙五十年許多勞攘徒是枉了人區區遲暮之願惟欲用吾拙法杜門塞兌不以外撓相干庶幾親近書史講究古人緖餘保得一日無事要爲一日清

福而已世間事多敗人意近以無限疾病長時焦惱女壻之天資甚韙政有將來之望者頃以凶聞至雨餘新曝熇發滿腸宿火脫冠露足恣意顛放殆無生意而道內不敢當之命謬責此際似此疎拙無非不堪聊遣處自承此奇以來慚惶戰憂添得一箇症患中夜不寐嘗食不甘百爾所思惟以拙者之所自知者決意守分不欲誤了大事朋友四面之責將拱手而不敢辭也今此盛教意實珍重明以義理勉以先輩辭嚴義正足令瘖聾跛躄之流亦爲之趨走響聲之不暇矣沐涑雖不佞敢不回心改圖勉以從事思所以仰答相愛之責耶第

来書中滿紙辭義抑揚反復有若不侫爲計較利害休
怕禍福者然此則明者恐不知我也不侫嘗粗讀聖賢
遺書側聞古君子遺風平日所守自有定分決不當外
怵内懾卻黍得聽冰之狐首穴之鼠耳使不侫言論果
如先輩風采如先輩氣力如先輩識量規模果如先輩
且吾不西行大事不成或能追武於古之賁彪則吾何
情奮袂一起共濟大事以生吾黨萬丈光色耶顧此乎
生性質則柔軟而不剛作事則憒憒而無力所見則昏
愚而不明應物則粗率而不審拙澀如婦女執滯如木
强以此而行東顛西倒将不勝其狼狽矣雖閭里黨塾

之間聞人之多會則輒縮首而不敢出者自是自家藏拙之一究竟也何況聲討兇逆何等大舉抗章叫閽何等重事雖使趨走末席與參大議猶不堪其猥又況主張風旨爲一道章甫之首乎其所以僨大事而貽吾嶺之羞者不卜而明矣朱先生言擔子輕重在他人不知惟擔不起者自知此切語也如賢者之深悉此狀而猶且如是他人又何可爲恨耶自揣已明實有擔不起之憂故向於江院望會悉暴愚悃要爲斷然自退之計不恭之罪固難自逃惶悶奈何雖然此非爲私計也乃爲大事也環顧吾南七十州堂堂可堪之士自有其人

沐洙之自處豈非一道之幸而又非大事之幸耶如我碎碎者只當退伏窮廬以待因人成事之日矣

## 答李德懋

初吉所惠長牋始拜初九而上下數百言無非所以慨正學之不明痛邪說之橫流思欲以明正學而闢邪說辭嚴義正一尺短紙足可以懾凶邪之魂而起衰頹之風也固當即相往復以爲講明扶道之一助而承牘既晚一門內又有哀慶人事之撓尚今闕然不報想致訝多矣今朝一陽初復伏惟春幃氣力萬衛省餘學味增相沐洙衰瘁雖甚尚巾櫛起動日用瑣節不須奉聞噫

噫聖遠人亾間不無異端邪說有若楊墨老佛之道者而其所以毁滅天常斁絶人彜夷狄禽獸之反不若者豈有如一種洋學之千妖百怪乎是何橫流一派乃敢汎濫衝決於衣冠禮義之邦擧青邱一域浸浸然入於一刼懷襄中所謂洪水猛獸之禍不足以喩其毒也惟吾嶺一區之超然獨免於今日陸沉之時者直以先正遺教猶有未盡前輩遺風猶有所傳里巷子弟皆知學習詩書巖穴老宿皆知誦法程朱爲學而不失門路律身而不出繩墨視異端邪學若烏喙之不可食而熱火之不可近故也然則爲今日熄邪備患之道莫如講實

學而明正道而已夫畝水滿器置之狂濤汨浪之中而外水之不敢混入者以其器之本實也若使吾黨君子不曰吾學之已明而益勉其講明之工不曰吾憤之無憂而益思其閑邪之道使絃誦之聲日聞於庠序禮讓之節日習於黨塾務率一鄉子弟舉入於吾儒彀律之中則吾之正學當漸明矣在吾之學既明則在吾之理亦自明矣夫豈有邪學之蠱其心而異說之汨其性乎今之談者或曰半晌諷誦無補於明善之工一場講說無益於復初之方而此實不然聖賢之至訓格說無非明善復初之方若得以孔孟思曾之書周張程朱之說

從容講討反覆問難使之浸灌於中提警於耳則一日
講學當有一日之效二日講學當有二日之效鄭聖所
謂使邪說不得作者孰有切於講學二字也似此淡冷
說話雖若陳腐而實易爲功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未
知盛意以爲如何若以賤言或可採賢兄方爲講學所
主人幸望發此議論往復於道院講丈及此來正使之
通讀大小學等書以爲入德基址如何前者講會每欠
草率者蓋以多士供費之不足故耳自講學所多少合
力期於六七日講討必使了盡一帙則尤豈非可幸耶
聞有往復於愚山杜陵云其所答如何

與金幼精

承拜不知幾歲月執事近年所遭合有一書致慰而懶慢成痼闕然至此契分家憂憾與共之誼豈宜如是耶不必追提以觸割腸慈刃而知友之痛惜尚爾竊念下子之明雖欲不喪得乎卽聞尊嫂淑夫人襄禮迫臨未審悲惱之餘服履起居不至致損神用否季多孝友行誼實有家中潛德而不肖子姪罪大不仁恐無以傳後幸賴珍重一言得以闡發幽光日與從弟感泣不知所以爲謝郤家世系修上幸望裁酌以入篇末亦依狀例書塡銜諱以卒命意如何竊聞近日閒中所得至於盈

箱溢案以待後世子雲云有德之言想多有嘉惠後人裨補世教者而恨未得一者周旋於明窓棐几之間盡發瓊篋得聞其所未聞也顧此蒲質早萎種種善病不但不健素患阿睹因衰倍苦便成全瞽將此餘日亦不得付之殘編桑榆寡過之願無計自遂奈何閉門拙跡渡江無期執事亦當七耋似難命駕數百里外未知何日更拚清範惟願益加珍護以副區區之忱

答柳象遠

日來思戀倍多耑价忽致手滋仍審姑母體候別無添損侍况亦一樣慰幸區區長縣特除之命極是格外

異數遐土一箇書生有何乎恍之上格　宸衷榮養之
恩至及於老慈氏也去就一節固非野翁所可容議而
前者之勸其隨例赴　肅者蓋爲其末稍必有難處節
拍故也今此所處雖似有辭受取舍之嫌而古人之所
以奉檄而喜者實出於爲親非爲仕也君子是之君之
今日所見正看得一是字雖或爲淸高者間議論所雌
黃何傷之有但思所以仰答分憂之責上不負　聖主
特恩下不負自家所學使此老從與有光焉千萬切望

答柳象遠

三百里外二朔阻音自非異事而此心之欝陶無異二

年官隸際茲來到因獲手簡滿紙辭意優若對坐欣喜不可言況審政履珍重何等慰仰第姑母調節違在欠和中專城之養何所不至而沉痾之難祛至於如是遠外貢慮自不能小弛今此餞迎固非客中所宜過而矧惟感觸情事必有排不得者慈壽母令妻臨上在傍兄弟聯床湛洽自當有詩人宴喜之樂比之此間未感懷緒其況味何如竊觀來書辭旨字畫委曲既盡精彩倍生不帶簿牒間忙擾氣象自有古人意味可想梅燈溪處一部朱書恆在案頭豈非老從之所深喜者耶荒年糴事此官政之最可憂者而能善推其在家時戒畏之

心不煩一鞭蒲乃至早自了刷云不但正副此中之望庶不負 聖上分憂之至意益令人歎尚不已催租不撓四字題目又何其善說得雍容不迫底治象也近來爲政者莫不以撓民剋民爲第一妙策而湖伯能知不擾之爲貴書此上考其人亦必有仁人之心者爲生民可賀春間賦政亦用此不擾二字以求終譽千萬切望所封祭需榮享之孝推内及外每當奉受不勝喜悅内從過今夕則又添一齒矣不知生世六十三有何事業可聞於人也惟幸旬月之間兩姪婦各舉丈夫子天或從此命吉命詰否李君調況尚不健云方壯之年何故

至此伊川先生甚愛表記莊敬日強之語益加莊敬工夫不使昏惰乘之則必爲日強之萬全良劑以是之勉

與柳象遠

令亞庭從氏入地前爲哭靈床今日來此愚谷滿目光景益不勝撫念悼慟之懷而已天旱去而愈酷雖床笫偃臥者莫不中毒喘喘欲死況犯此頑炎何堪作三百里外遠役也西旆果以旬間發向則入城計在望前在途及抵泊後得無大段傷暑之患卽爲回蓋以日間歸侍耶入洛日自　上必有召對之命而亦或入參講筵否君之所存所學素甚眞實無僞而但　榮寵過極感

名難副世道澆嘵吹毛者多老從區區之心自不無爲
君憂懼耳兾勉餘亦不無多少可議者而山野老物何
必煩諸紙幅耶

與柳象遠

五月季弟去時付唁字而憀慄之極把筆無言不能詳
及彼此安否其後過盡三夏而書音因阻雖緣此無的
便可討君則出於慎重至意而晝宵懃慮之懷則兩地
想一般憧憧向因生物戚回便旣聞小嬌順痘消息及
姑母攝候不甚添損君亦於排遣不得處能以理寬制
仰慰自抑視蒙如一云慰幸不可言每念寂寞客裏所

遭情地在常人則幾何不廢職棄事發狂成疾而惟君
平日學力自有所養于中謂必不至於忽老親而傷吾
生負 聖恩而懈民事今此所聞果如所料者從之知
君於是而益信得及矣卽日旱炎大地成爐無物不焦
姑母調養節比來若何省餘政務一向有相否一心爲
謹二字如傷不須加勉而近觀吾儕中作吏者柔弱常
勝而明斷常不足故多被猾吏輩所操縱雖欲行仁而
仁政未行雖欲施惠而惠澤未究往往得罪於上而見
笑於人此豈非可戒者耶然明生於淸威生於廉此心
淸虛寡欲則吏民豈有不自然畏信而明威之不患不

立美區區所願豈欲效俗吏輩專務殘忍刻酷自以爲令行禁止者爲耶官中負債幾至累百云果未量入爲出自是用財者節度而况居官如雇不可知者明日事必須十分節約勿引用當朔之外如何非欲其稍存贏餘以爲日後計慮事之道自不得不然也且閽以賓客之煩撓煩閽禁云官衙若不靜因此害政之端難保其必無鈴門之不得以閉其勢固然而但念親戚知舊或委問或歷訪因致彷徨門外甚至留滯客店則爲主者心安得以自安乎透見則莫如到即接見以盡其歡愛如平昔在家時若有不緊所囑一切揮卻以至不阻情

而不害政則道理似有餘裕未知如何顧以山野迂拙之見謀及於不當之地有若指揮官政者雖若可笑而區區親愛之心無所不至一心冀望惟在於得爲古之循吏上不負 聖上分憂之責下不失親戚期待之誼故傾縷至此諒悉如何内從伯仲眼苦當暑倍劇雖欲將此餘日付之殘篇而其勢末由奈何目今極無之災甚於甲寅當牧民之責者尤不得不勞心凡所以救民之方必預爲料理使一方生靈得以保活如何

答柳象遠

近來聲息落落無憑懸溯一念耿耿切切官隷此際來

到仍承手墨滿紙辭意無異相對披豁仍審姑母調節
比益添損遠外焦悶不可形喻而政履起居亦未免病
暑呻囈向來西行正當盛暑奔走安得無中暍勞頓之
患耶況荒年民憂極是守土者費盡心力處來頭接濟
之策何以料理民心本善在上者若施哀矜之意雖飢
無怨必須存心愛物仰副分憂 聖念至祝至於剝民
肥己雖勸之君必不為而伏審近日 聖教如是惻怛
須於食息間勿忘 至教之意如何但災年守令之不
得任意由歸其勢固然念及君情事不覺令人嘆噫

答柳象遠

意外官隷來到因獲滿紙手墨感豁不可勝狀而姑母
調節近致添損謗書中亦以君羸憊憂念不已遠外悶
慮可勝言哉近海之地水土湫濕自與嶺土有異板輿
奉還之計甚是善思量而但所差陪箋既以親癠呈頉
則卽發果似有嫌處事之精詳可以見得而晦間之圖
亦或無爲卧轍之民所交遏耶奔哭之差池情事之難
堪安得不如來示而委身於國者事體自不同惟當爲
以情禮道理使公私之間不相徑庭如何今年荒憂秋
來所見去益寒心而堂上之見與堂下之見豐凶判異
云將何以救濟生民來書中有食不下咽之語須善推

此心也內從不甚吟苦而季嫂終祥奄過撫念悲傷無以爲喩四百里外起伻自非容易而至能及此祥期人理上曲盡實是難及處而必欲如是則自多有撓惱之端是悶古人以傭說贈零陵守爲吏者眞如爲傭凡所傭賃必須節約無犯後朔債如何夫然後吾之去就進退任其所意不至牽縛矣

答柳象遠

頃在刦火中出沒人鬼故積阻餘一會之便竟至相失雖喪威震剎中耿然一念至今如缺卽玆官隷委到因承惠幅顚倒披讀滿紙辭意無異對床情話矧審半千

驅馳之餘政復起居不至大段愆和遠外憂戀稍釋一半第亞卿從氏終祥奄過罔涯情緒安得不如所示日間進省姑母顏色則尤節比前似勝不須過焦慮也服從室人雖衰病滋甚而豈意今日遽至奄忽耶與經三年喪者三與同甘苦者四十餘年暮境相失悲慟情事不但入室悽酸而已而再從兄又以前月十四不幸棄世同堂兄弟已折其首悼傷亦極矣至切喪變如是荐酷自家精神筋力日覺耗瘁病從餘毒蘇醒無期奈何向時光景所謂復恐初從亂離說者是何大地生靈逢此長平之厄至使 主上憂傷朝野震蕩也 朝家多

事費用無數飢民困瘁窮憂轉溪此時守宰之用心焦
思可以想得未知君之力量料度果能仰答分憂之意
下慰生民之望耶經綸條進之策　朝命之下不得不
悉心對揚若與之對坐則似或有一得之見以備芻蕘
之擇而但各在遠地旣無相議之勢喪憂餘喘不但視
息都喪衰期迫頭心神騷擾雖欲留念其勢末由以平
日所得於經術者爛思熟慮宛轉措辭如何竊伏念
聖上求言之意實出於爲生民懇懇者而目今需用之
實蕩尤是朝家之一大緊急處　聖上所欲聞者將博
濟生靈補給國用之計俱是猝難料畫者然人臣進言

當以務本爲主而不可以一切功利之說只爲目前救末之計鄙意則似或以大學八條爲經中庸九經爲緯作一篇宗旨中間敷陳時弊始末而各條下繼陳救弊之策末端則以節儉二字惓惓陳戒而終之以人主一心爲主宰如何

答柳象遠

今日將進值雨因寢行方庸欝戀意外貴伻帶箋來到獲承惠墨憑審姑母調體比來添損省履尚有餘憊爲之奉悶不已邉君去時小外未見傳者亦不一猶未知遆解與否果獲所圖得脫樊籠快適可想仕宦者多一

出不知歸而能穩辱遂初賦侍傍歡愉令人歎賞再明祥事雖是卜日之制悲愴如新疑變節顧此昧昧何敢質言謹考開元禮若再周而後葬則以葬之後月爲練又後月爲大祥祥而即吉無復禫矣至於稅服條則別無變服之節以常服稅之似無大害於禮意故向年子希所處似如此而時未在坐姑未詳問河上已行之節必有所據而便是貴中家禮依此行之亦何害於從厚之道耶二者間詳量得宜如何

與三江疏會中

淫潦涉月未審僉履起居若何馳想下風第切區區沐

洙素苦暑症近復熇發精神恆在烟霧濕熱下結痢候旋見後重而點瀝者又三日矣此病作家已久姑無目下危急故待儒實強加衣冠而敵強我弱終是生變之物不知前頭伏熱將何以活過也疏事定論已久風聲又動堂堂上氣不可前却袖　章登途日急一日而只緣此一箇怪妄人物徒知以拙自守而一味惶愧不敢出頭又此病狀實有途路僵仆之慮私情憂迫勢沒承命以至遠近章甫相聚至再疊居之勞淹留之苦又費七八日使大事遷就至此者沐洙之罪也使僉文勞苦至此者沐洙之罪也每中夜以思不覺惕然驚懼罔知

何地措躬也雖然吾黨諸人俱是同室兄弟也昏愚者當矜之疾病者當憐之凡所使令固當量其人之力而擔任之因其人之性而利導之察其人之情而由恕之寬裕不迫以盡其相愛之道不必强其所不能責其所難堪欲令躄者馳走瘖者響聲而豈有可得之理乎以今日事面觀之鄙之實情想已諦得矣鄙之實病想已照得而猶且牽拖之不已驅迫之不已禮請之實奉幣之儒逐日奔走去單還單逐日紛擾有若爭是非決勝負者而大事之成不成亦不暇料量深念者然此沐洙之所以憂審戰縮自不能無感者也朱先生每以伉拙

狷狹氣質偏處尋常自憂於書牘之中況如沐洙之庸陋一小生偏性已作痼疾一朝變化其可得乎第念衆論之下不遜大矣朋友中雖有知我者其憤怒駭愕當作何如氣象也如此而身名陷敗將不可勝言矣抗何顏面復對昔日朋友也聞成叔晦朴良仲二老兄在座云何不力救其將溺之友而納之於相棄之域也鄙意則一決難回道意則一向强迫故憂憫之情迫不得忍今去單辭似未免鶻突了無非罪也區區所願惟俟達加嚴罰幸僉大無相攙撥屛置數外留作窮巷間一閑漢俾保桑榆餘日則豈非君子愛人之德乎不然勢將

絕羣匿跡遁八灞陵山中而不知悔矣

與近巖疏會中

伏惟盛炎會中僉尊候萬重今日之會未知幾員而竊想皆是吾黨同志區區一忱豈不仄身頃嚮況僉丈之冒暑勞動至再至三者莫非不佞之罪也大事之遷延時月坐失其機者亦由不佞之故也顧此一箇物何以過蒙道內之謬知使今日而得罪吾黨至此之極也須以咫尺一紙悉暴愚悃敢投於江院會中時値罷會未獲關聽故今又起送家弟奉拜僉執事座下若賜取照則拙性之去益偏滯終無變化之狀可以俯悉矣竊未

知道中今日之意將欲成大事耶抑否耶如欲必成大事則如此昏愚之物決不當委以重任如此固執之物决不當驅遂千里登程也不佞之前後執迷終不敢承命者只是爲大事而非爲私計也凡事貴在速成他人之覘察成否者亦多可慮委望僉尊十分深量爲先鳴鼓不佞嚴警退伏之罪以立風聲卽地改薦可堪之士急急治疏遽濟大事無使下莊子從傍竊笑千萬切祝區區所陳實出僉丈之罪我知我惟在此紙耳

與道院會中

乖霖乍晴陽煦始舒伏惟淸齋肅穆僉候動止萬重沐

沫喪餘殘喘向哭姪女寃逝近失新抱孩孫中毒滋甚萬念都索而重以偶然感氣浸淫潑入委席却餌者已至累日滿身發黃觀者慮以疸漸甚是不好消息只當聽天處分而自顧六十年所得何事竊恐因此作無聞之鬼耳就鄉飲禮贊相之役此等儀節素甚矇昧而猶以樽俎間有事爲榮初不敢辭避自帶功制亦不敢欲相古禮而先自壞禮向者書懇北郭告以遞改之意則以鄉會中所薦推之於鄉會時故泯默退俟今此齋會卽是鄉會敎定大論排布凡節想在此席而此間病源已深惟望薦出無故之人使之考禮書講儀文無臨時

窘遽之患如何吾鄉此論極是盛事望八僉父老之勸勤至意當此鄉俗頹壞之日必欲追成三代古禮者夫豈偶爾因此一舉庶復覩孝悌揖遜之風則其在承上接下之地固當趍速奉應贊成盛儀先定主人然後繼請賓介當爲次第節次儀禮以諸侯之卿大夫爲主以此意禀告城主若未蒙許卽稟尊老預定主人以爲次第設施之地如何

與李幼成

得一晤語固是吾輩難得事而向蒙左顧巧違拚敘淸旆云向蓮庵講所故欲躡餘塵攜兩弟追到則御者已

返矣悵惘懷思迨猶未已日前風寒一番猝酷未審靜
養履候得無戕損棣樂增重否沐浹許多撓惱事近纔
小靜而自家昏惰狀誨之眼苦去益成痼自憐奈何留
示瓊篇前古罕見之傑作素知富庫而何其大貫此如
許好氣力也不但句好亦多好意致三復諷詠令人敬
歎不計工拙敢不和呈而老弊筋力短乏無餘苟非句
月工夫實無以仰供咸陽之絲姑俟一日閒靜別韻仰
謝計而門外之索方急安得暇及詩債耶賢郎透遞惠
訪勤意可感儀度益成氣味益雅如此長進何患不爲
君子人愛悅不已

與李幼成

拜書未覆已至數旬歉悚曷喻似聞尊旆東遊知舊間未知幾日返税旹下動止復若何瞻溯區區向時講會之約前後蒙許不啻申申而竟孤所望自愧求友之誠不如谷鳥非無老少諸益之五六日團討者而此心鈌悵可勝言哉允咸兩君累日出寓及期勤到星山宋君亦聞風遠到可想其志學滚篤若使此心有恆則其進豈可量周旋揖遜之節益復謹雅殊可賀也沐洙合下陋劣重以心贏之病經義討論非所可言而秋氣乍凉感氣因乘或至達夜咳喘不成喉音者又月餘矣只自

終日尸坐無所發難全無一分資益於人人之所資已者實多而聽卽便忘又無所益嘶嘶慚悔久猶未解來書中反有過當之教豈意吾兄揄揚太過不知自歸於失言之科耶旋以是爲箴也明春將更圖此會以了一部未了講者惟望其時寵臨以慰多士之望如何

與李幼成

元祐堯舜奄棄臣民普痛何喩前後三度書訊特出尋常又以三種當珍餘味助悅病口銘感可勝節日春寒小解陽德流化伏惟萱幃鼎茵康護省下棣床怡怡且湛子舍學況佳廻仰慰區區沐沫向來一疾祟以風感

浸浸向鬼關者四十餘日自日間元症少減而真元銷
脫無餘澌澌奄奄有若戌亥會方盡之象自憐奈何且
耳聾流汁眼合如糊氷澌滿膈達夜嗽喘百態俱醜無
足可言因此作盲聾物固無妨耶吾黨氣象有若百川
奔湊萬竅嘈歷不知何時可以底定得失是非已是旣
往不須追說而大凡事理之失常常在於過處議論之
生病常在於激處激則乖乖則離者相因之勢也爲今
日計莫若歸一而保和然後從容鎭定庶可有善後道
理老兄處於中道與左右士友必多有逢迎之便必須
相戒以激字息所以從容鎭定講究得十分善後之責

如何近者朋友諸人貽書責勉以保合之道而如弟昏謬者不但觸處狼狽畏縮不暇自量已分萬無以塞朋友之責只自憂歎而已

## 與金一元 稷範

一謝非不日謀老炎劇怕終未遂意始恨小約亦不如不約意外獲承惠狀仍審日間棣床服履晏相爲慰十分此日可惜之歎尤是餘日無多者之一般懔然衛公九十猶作抑戒詩曰使人諷誦吾輩猶是少年況兄於案上朱書日日沉潛必有悅之深而樂之極者令此光陰流邁之感抑豈非惟日不足之意耶沐浴昏憒日甚

正所謂無所用心者亦難矣哉耍何足可聞今番時霈若今日而止則天心若知農民之心而或恐支離也祝融頑咸似當因此少戢殘病老物亦可以少蘇耶暑氣若退當不卜日進叙耳

答金一元

三冬始見一白可謂喜雪而大地便成冰窟江上寒齋想必有冷落之苦方瞻溯倍切意外赤脚衝踏萬遝蹤滅之際奉致惠狀驚倒何言仍審服履起居神衛是重仰慰區區有時拂亂之示雖天所降任之君子亦有所不免每當外物攪撓時敬對案上朱書潛心玩味自當

心神安貼而動亦常靜以是奉勉沐洙前月念間要爲小靜取温之計分棲兩齋庵而亦不無應接之撓所當之役尚未斷手今又還棲而昨過寒熱少病冷泄又種種發作未免一飯三流矢之歎奈何令宗君早當板蕩家務實難專意工夫而立志若固抑豈無隨隙省讀之時耶須以一帙冊子置之案上有事則捲卷事已則開卷以勿忘勿助之意常爲提勉如何

與李穉春 塥

霾鄉瘴窟是豈林壑閑戸者平日所料事耶七十老人雖寢興於床笫上尚難自堪況跋涉嚴程安得免攧頓

損憊之患未知幾日到古島所住館次不至湫隘陋俗不至獷悍風氣不至乖惡耶種種泝慮之忱中夜轉輾不能安寢耳然素患行患之道自是執事平日所講者一部經傳必有囊中所隨幸須溫理舊業益勉忠信篤敬之行無入而不自得則古君子俟天立命之地惟在於此孤島窮寂之愁詎足以攪我方寸耶以是慰祝近聞朝廷風色以此不安不無一二所聞而不敢傳道惟誦李白詩何日金雞放赦回之句耳沐浴居然望八老轉深而病愈甚精神常在烟霧中筋力奄奄若泉下人自知不久於世執事雖好領還鄉恐不得迎笑奈何向

聞行聲竊欲效先輩灵芝之餞使從弟候行於中路病戚兄弟將次第追躡計終不知取路何邊而經由何處竟違千里握手之別此心悵恨可勝喩哉自鄙門略表贐儀而直達無路送呈于本宅因修短幅傾瀉區區之懷闕照早晩不可知臨紙益切悽黯

## 與蓮庵講會所

得吾黨好朋友講先覺好文字是何等好事而僅與象從半晌諷誦二賢聯翩左顧而不免俄頃相失此老之分薄於諸君子何若是也卽惟明窓靜几下問辨溫理之工日新又新必有手舞足蹈之樂所得旣富中心悅

務則僉賢動止自當神旺氣泰也且羨且賀無任區區
未知幾日了得講討歷路恵訪耶弟等好學則雖未能
李初平之從倚聽讀則蓋是宿願而私忌旋變之鱗次絆
掣欲往從之而其勢末由使此吾儒家第一等樂事專
讓於五六僉賢悼哉此生終無聞道之日耶希弟辨說
太了了象弟過於內而不出二性雖殊恐俱未免學者
一病痛交相切磋畢竟無過不及之歎則豈非諸賢强
輔之益耶見解雖或有未盡合處必須各自虛心反復
歸一亦不必詰辨太過有若詞訟家是非甲乙相持之
際反欠於平易圓活底本意趣如何李少及家蒙俱是

初學若不丁寧開牖則無異聾丹青而聵鍾鼓幸望指南迷路起居言動之節亦隨地教戒如何欲贖期會不參之罪漫咏三律兄弟聯呈可得一笑惠和耶

與龍寺講會所

道院之別居然三易月矣未審至寒僉德履何似聞自初吉又成得好會於禪房靜處講討近思一部苟非僉賢好學之誠進道之篤安得辦此吾黨間第一好事耶此友雖皆憒賤劣亦有朝聞夕死之願蓋嘗惓惓於此事者初欲以身厠坐於諷誦席末得聞其一二緒餘以爲一分資益開發之計適值有事先墓及歸而又以先

忌齋居竟未遂懇懇傾湛之忱與賢友輩一場論討儘覺有數也未知會者果幾員所講書已究竟耶賢輩看得本自細密互相發明想更無餘蘊而但論難之際似或有同異之見須反覆從容務歸停當恰好處討論外凡所日用常行上踐履處亦交相加勉以盡朋友切偲之責是所區區耳姪兒蒙昧見識不足爲可教孺子而使少輩得以周旋於長者之後知吾黨有如此事者亦似有觀感之一道故其父兄之所以命送渠之所以願從著此也言談擧止間或無粗率不遜之端耶

與南子皜

忽見新歲懷戀倍耿伏惟兩庭體衛茂納川休省餘棣
樂增勝學味舊見之外日生新意必有資之深而悅之
至者慰賀區區樗翁近復何狀逢秋情事令人慽慽沐
洙誰謂是七十稀年自笑老馬爲駒遍修一門歲儀連
倒十數盃酌可謂猖狂自恣歸臥誦衛公抑戒詩不覺
愧恨良深顧此放倒如是而向承尊書全無箴規之意
若望僕或有一分資益之道而推借太過尤不勝愧赧
胎紙所示知己間一言是金石既有好約則事貴速成
況尊奉老下形勢果爲緊急即對希從促其成禮則小
閨差軟弱姑未成云此則實情也少待之如何

答南子皜

慈聖禮陟普痛何言頃於伏枕奄奄中忽承意外手書滿紙辭意懃勉備至憂歎繾切使人讀而聽之不覺欽歎不已但其時手戰不能作字昏憒又不得呼寫竟闕謝字歉恨曷勝卽惟春寒尊悼體衛萬康省餘様樂增重講論不輟見到益精熟仰慰區區沐洙卧病四十餘日筋力漸脫有若戌亥會方盡之象諺所謂老人之囙如卧麥者眞切譬也所示多少憂悶之意近日吾黨氣象大段不佳有識之竊歎安得不爾但門戶各立此疆彼界之說左右之慮誠過矣如弟本無門戶豈有各立

之象同室之事從當歸一亦豈有彊界之別耶向者金
炳汝亦有書其責勉之意與左右書畧同顧此昏謬無
似何以得此於朋友之間而不置之鄙斥之科耶然亢
在既往者諫之無及言之亦無補而前面節拍自多有
講究道理若使此心鑑空衡平物來應順而已則自當
有見道理正當分明處幸以所得於靜中者不憚往復
以開蒙蔽則如第三損者猶當過不憚改函席之間亦
從容陳禀補其遺忘以爲左右而先後之則難處之中
固自有善處之道今日之責當在於直諒强輔如左右
輩區區所望實不淺淺

## 答鄭明應

左顧之枉俯書之惠皆出於相戀不置勤勤懇懇之意而向時謝帖巧値中間浮沉初冬有歷候便而又値旆外因失一宵穩討自愧老醜無分於賢友此心缺恨可勝喩哉即玆至寒未審靜履棣樂增相否近者方對何書秩間人事之撓想已了盡歲餘日餘政在冬夜果不以素工之已足而更加十分工程所得益復充裕所見益復精到自家知見有能吻合古人之心而自至於手舞足蹈境界耶吾黨今日之望惟在於如賢兒者年富力強之四五君子幸須千萬加意以副此區區如何沐

洙前月晦間從叔父衣冠復出世因卽擧緬子姪安佈之慟知新奈何年來杜戶屛伏家事則付之迷兒鄕事則付之耳外可謂終日閒居無一所事而精神筋力憒茶昏悴案上黃卷幾至塵沒數寸旣無朝聞之望而已迫夕死之期悼哉悼哉吾兄不知此間之狀而前書反有相勉之語拊躬自顧只切愧懼而已

答金炳汝 虎燦

東朝禮陟率土痛均向於久病中神緖忽忽飛越往往起懷於少日親炙之間而只有難作之感次及於賢似式穀之諸友而又恨無相接之緣意外一幅淸訊忽若

自天有賫且驚且喜不覺沉痾祛體承牘後月改而春又半未審删裏學況復如何明窓棐几日對簡冊有從容翫味之樂耶每仰念尊先府志業不幸未卒區區所望於克肖之賢契者實不尋常幸十分加勉無負此老相期之意如何年來二郎次第成就坐見宜家之慶晚景滋味可想得矣聞李氏家終祥不遠而　因山前以不得依禮變制爲之悲念也沐洙居然作七十篤老翁惟當符到便行而所悼者畢竟爲無聞之鬼奈何正初偶得一疾沉苦四十餘日而尚未撤衾漸綴精力奄奄若泉下人不知何時復起爲人也吾黨氣象極令人憒

憒事枉鄙鄉而不能自鄙鄙鄉鎭定至於延及一道轉轉
風色安貼無期此何光景言其大風之隧則空谷卽鄙
鄉耳爲鄙鄙鄉之老者將何顏面復對道內章甫也老物
之一生藏拙妙策蓋是閉戶二字而嗟乎十年陁佛之
工一朝壞了不量己分妄效纓冠之義輒致顚躓未免
出沒於疑謗喧豗之中自岸上人視之謂之以何如也
自此更欲杜門庶幾爲息黥補劓之計而朋友諸人引
勉以保和之責賢者書亦徵誨憂歎之不已感愧交至
不覺汗發背沾衣也然近來種種擧措果雖有不滿人
意處而同室事終當歸一朋友之間雖或有憂歎反覆

之書而本無相激疑阻之端今此所示恐是聽聞之誤而憂歎之亦太過耳今夫水激而揚之或至過顙而順其勢而疏瀹之則自當有浪息安流之日以是靜俟矣

答黃孟耕 莘老 次野 巖老 叔璜 藩老

積久阻濶餘昆季聯牘意外惠垂素復欣瀉不覺傾襟頓滌仍審伏熱從姑母體中調將節不至大損天和八耋篤老之境獲此小康莫非僉從氏誠愛攸致慰賀何可言喩矧惟棣床湛樂加以征邁講究溫理近日見得益復精深尤爲之區區不已也内再從一句間疊出堂内兩喪種種惨憐光景不欲煩聞而自家氏旨憤漸痒狀

當暑倍甚漸覺符到已近但當坐而待之耳俯詢滿紙辭意反覆論理諭責備至自顧愧懼無以為辭聖人以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向於道院文字不敢附尾者便是言及之而不言以致從氏相愛之至顧安得無疑於隱情乎雖然合下寡謏之見燭理未明析義未精凡於尋常少議論猶不能斷以己見痛快分別故恆念疑事毋質之戒十餘年閉戶謝病不干鄉黨間大小事者此也況乎斯文上莫重莫大之禮乎大抵後學所以尊奉先輩之道當以世代為定者不但沙翁雜錄所載爲然老先生答延鳳士林書可考也而此則據以經禮而言

也以大體言之則近百年世代懸隔之間位次之失其序者實有所大未安以裏面節拍言之則百餘年已安之位一朝遷動遽爾易次者亦有所大未安以此以彼安得免大未安之端乎苟非大見識極精到𧪾於經典之禮者自難得執兩端而折衷之以及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地如此物之昏昧迷陋者固何敢容易妄論以自犯於這那邊大未安之科耶向日之所含默無言者只恐其未安而止非隱情也諒恕如何貴門之單果已發耶如此重大公議論不可無商確一鄉務歸至當之地則其在重事體之道當自院任發稟而子孫之私

自發單恐或不然未知盛意如何旣有所問故略陳迷
執

答金君益 濟黙

歲色與齒俱暮殘緖政自蕭條意外惠訊忽及此際奉
復欣感頓若春氣先到因審窮臘靜養起居珍衛杜門
看書想有無窮意味間中眞樂孰過於是仰慰且羡沐
洙衰短精力日益昏憒應接送迎之撓亦不能斷卻殘
書之未遮眼久矣多死已迫朝聞無望懼哉奈何數條
俯詢實非如弟蒙昧者所可議到處未知何以臆對也
愚山翁所論七情分屬四端之說前未面對審辯不敢

强說別廟不遷之節既無經禮之可據又無先儒之定論近來嶺中古家多行此節鄙家亦未免從俗而自不得無疑然第念世之別廟之禮蓋爲其各家入享先祖而設者也士林則百世崇奉而爲子孫者遽爾埋安情有所未忍家廟不遷亦有所不敢義起亦無於禮之禮而爲此權宜之道者也若以傍照而言則影堂之享世祠之奉皆此類也原其情理都歸於民俗歸厚之義則昏陋鄙見固何敢遽以爲是而亦未敢遽以爲非未知兄之俯問有所的見眞得而然耶抑偶然而發耶道院講錄鏁者時未成帙若得見則當轉致床下耳

答朴定子

自兄入山相望益落落兩得新洞便而未承一字悵惘懷想只令人憧憧不已旱炎孔熾大界成爐未審隔世雲林獨免於焦火之中閒居起居日有邁軸之樂否山深地僻㒺塵不到對案靜坐翫誦探討之工復益精進不但幽人貞吉之美而已爲之羡歎不已然斯世不必果於先廬不可永謝似當有故里往來之行而峽蹬險絕不用馬至於四十里云杖屨之勞何以能堪古聞姑射仙人綽約如處子云靜界棲身如密室藏火自當使精神長旺身體淸健以是仰祝沐浴祝融氣焰偏凌衰

骨至於舐當不得狂叫廢唱素苦阿睹添歇無常或至開合不得亦不得將此餘日付之殘編自憐奈何天旱甚於甲寅有生民盡劉之象豈但一家一己之憂耶遙念枕下山靈或能去作人間雨而物外田園不甚受災耶

與朴定于

仲冬兒歸後消息更漠然未審閒居學味近復何如地僻人稀案上觀玩之工益有自得妙處而澗阿考槃之樂必永矢不告只自悵然遐思欲從不得耳初聞入山時謂不必遯世長往聽得兒子所報則峽裏田園大致

登捻山水之樂漁樵之美真是壺中別天地云非不欲
奮身飛往追躡清塵乞分華山一半而顧此塵臼中人
安能辨奇異事超然作世外高蹤耶明春間若圖一驢
則擬從竹院因理一葉漁艇溯桃花流水而第又恐不
辨仙源何處尋也向日聞與兒子約將作鄗處之行而
風寒巧發因而寢行云抑山靈爲挽行轅故作風寒耶
極令人悵恨沫沫終日憒憒只作粥飯翁而近來阿睹
倍苦亦不無種種憂惱等案頭古紙塵浚數寸雖願朝
聞而夕死豈可得乎

答鄭孟潤 灝

新春又見新月比吳州之遠則可謂室邇人遐瞻悵倍切允君來仍奉拜恩書就審正元靜裏起居晏重屋子新成室家滋味種種可樂明窓閒几足以對越聖賢爲之奉賀不已允君相握於積阻之餘其喜不可言而言談擧止比前尤醞藉可知前冬所業不至浪過而連値撓惱恨不得細叩其中也沐涑素性不善於攝養雖強加巾櫛然痰嗽流矢等醜症去益難堪精神筋力去益銷脫自知不久於世奈何近始先朧碣役凡百騷擾之端不一而足亦一悶事亞庭書中有俯囑事而顧此荒耗蔑劣實非其人勤教之下未免違傲不勝悚悚鄙見

則所示碣文支體簡嚴記行亦詳備從人之文必不如古文以是登刻別爲小誌以子孫中年長者名書塡之不害爲鄭重之道未知如何

與宗人參判 晉和

諸宗雖散而爲萬殊其初卽一本每念同根之誼不覺親愛油然伏惟仲春尊履動止神衛萬相竊念執事本以世祿舊家昆季三賢又聯登桂籍順風鵷羽必不待安排推轉之力區區冀仰之忱自不能已也宗末衰癃殘瘁只有生無益死無損之歎而已更何足遠聞年來注書穗拜執事歸盛道款睦之意無異至親方收得京

鄉先代狀碣合成一部書又虛一卷子以待尚州派文字云此意甚盛凡人家服盡則親盡親盡則踈遠或至視之如行路而惟執事視遠族如一堂至有遍搜諸宗文字考審其各派行蹟之計若推廣此心也能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自家分量內已容得廣厦千萬間大庇氣象矣第恨鄙宗等老甚未及見前面事業之如何耳年來鄙中諸族喪禍荐疊注書又丁其大人憂各在震剝中近始收輯諸家所藏編成一冊因會行便付呈而鄉居之族窮而在下無竹帛輝暎之蹟只是家庭間孝謹篤遜之行而已別無可以聳動人聽聞者然執事

之所欲審者必在於躬行踐實處故各派諸先輩幽潛之德謹採舊遺先蹟二十四篇仰備清覽近世以下又非無問學之工立朝之業而公私間文字之已成者亦至十數篇然執事編書凡例姑未得詳知不敢輕自錄呈諒之如何

又

一書往復已是數年前事落落相望第切憧憧之忱即玆春寒伏惟仕履棣床起居珍重征邁工夫益復進修以究遠大之業耶經幄儒臣職在論思以堯舜君民之道日陳於吾君之前以盡啓沃之責如何宗未癃殘耄

痒之狀俱無足可浼而向時書末聯名之數老奄作千古人其餘亦次第事符到便行之外更何可喩鄙處各派狀碣初不知貫冊凡例前者只以久遠文字書呈矣回教以無論近代公私文字並爲修送之意俯示而前後門少進拜時又示冊樣以爲蒐輯合錄之地此意甚感且備矣諸宗感歎之私已無可喩而若推此心以往必能視天下如一家其於從政乎何有況顯微闡幽自是君子盛德實令人欽歎不已謹因討偕便書上合二冊凡五十二篇鄉野儒士之狀別無功名事業之赫然著外者而惟是家庭日用道理而已果於異日者有鋟

梓之舉得以傳布於一宗之間則豈非執事之能事而諸宗之大幸耶今之所呈者私文字居多恐非傳世信筆若得公文字自當從後更呈相換以書亦或無妨耶前所奉呈一冊還送亦如何

答尹方伯 光顏

去歲下問已是意外而今又降屈威尊特賜俯訊顧此窮敎老生只一寡昧蔑劣之物未知執事何所聞而曲施下士之禮至此也惝怳戰縮不覺愧汗沾身謹伏審仲夏台體起居候對時萬相沐浴癃痺荒耗百態皆醜何敢仰溷崇聽節鑒盛儀實非寒士之所敢當禮者而

只感其務如清風遍及於野氓未暇審擇於辭受之分又此恬然奉受其人可俯諒矣天旱此酷食土者之憂已無可喩而責當方面之寄者安得不倍費心力耶爲之伏悶無已

## 與朴處仁

冬令猝酷於小温之餘未審玆辰靜履起居得無所損沐洙自秋冬捧心擁頰無日不叫氷嗽風奈何遙想今日之席親朋多集爲兄新實者卽弟懿戚若以一驢䮐進當作意中之會而弟恨此身脫不得憂患窠中竟失一日團圓未知兄孔嘉新情亦能念此瑣瑣舊姻耶好

笑歲暮懷事殊覺欝欝海山快遊之心日來滔滔而其於出無驢何兄家櫪上風驃足可以載瘦翁而踏蓬島幸數旬惠借助辦拙者壯遊則吾兄風致亦當可見歸日將以雙袖拾來海上風烟以供兄卧遊之資於兄抑豈無所得耶亦好笑來來正初四與希從約行初二三間使一僮牽送則其幸尤何如也

與權文瑞 聖翊

年來耄荒無比自斷於此世已久矣朝夕粥飯外別無可欲惟朋從之思常憧憧不已而盍簪無緣書墨聯翩猶可爲次面一道而指病眸作數字亦不得容易日前

家弟進去而未伸候儀方悚恨而已不意尚爲老兄盛度所包容辱垂先施恵存春復感荷無以爲謝因審霜寒靜養動止對時衛重篤老之不至委頓床笫固幸矣一肢酸疼雖小妨起居若靜處溫室高枕舒膝則自當有勿藥之慈以是區區沐洙筋力凡百日消月下老人醜態無所不見閭里間小運動輒喘喘食飮間小失攝輒關滯俱是不好消息安能久於世耶此固理也不須爲恨但七十年所業只做得是非叢中可笑一物而桒榆之功亦無一分見收悼歎奈何吾輩所事惟與村秀才及子孫輩尋行數墨得見多少進就者自是一樂而

如第則膝下尚無一髫孫前頭之望斷矣每念老兄家秀才名孫有聲於曹類間爲之健羨不已令孫識博而才高幸使加意進學卒成大儒如何如何間朴寢郎兄病症完復未易朋儕之慮自不淺矣惟願千萬保重以副此老友之望也

與高吉心 恄

尚記十二歲時有碩德丈人自湖南歷枉弊廬時在祖考側親覩相對娓娓各記先誼知有兩家世好而五十年間人事變遷聲息落落不知德門遺嗣定住何處爲省老病姑母適到表第柳君縣衙復接清揚妙少奉閱

橐中遺帖則鄙家三代名諱皆在卷中而向時碩德丈人於尊兄爲先府妙少即尊兄家寶樹也上而蒼髮韶顏宛然如昨日下而端謹儀容藹然可愛雖未承老兄雅面若可以想得來與刑一愴一欣正覺所得不少於令行細叩起居節有閒齋養靜之樂吾輩暮年清福莫如閉戶自適爲之奉慰不已沐沫科臼小伎倆枉了一生而卒無所成朝聞既蔑夕死又迫撫躬悼歎狀不足達聞嘗尊齒長於弟二歲賢允少家豚一年父子之齒俱是不相踰者世世子孫正合續講先分而山川伊阻面目難接奈何情牘無物表贈謹以言忠行篤課農勸

耕八字替作伴簡資區區所貢亦出契分之意諒之如何

答權性豪 儫

去年春夏間兩緘珍墨不知自何轉轉忽墜於杜戶吟伏之中顚倒披幅乃甲子十月廿六日所寄也其時出已經年承書後又周二歲向來從容數霄之晤便若一場夢境而近日凡百動靜無緣更聞矣每南望悒悒只有山川阻碍之歎而已卽於意外高友惟彥辛勤遠訪驚喜握敘之餘因問賢兄安否則逢著在八月間而伊時承養歡迪學味冲裕雖非近信稍慰遐嚮之思卽玆

歲色垂暮三餘之工想益懋而益進矣因念賢者資性之雅謹志向之敦篤實非今世俗儒輩輕浮紛汨貌樣區區傾嚮之意不淺淺而期待遠大之望亦自不少果能及此未暮十分努力使進修工夫無或有間斷作輟之患否前書中有明春再顧之示而此期已再逝矣違地勤動固知非容易事而惟冀早晚踐約未知此老未死之前或可以復奉英晤耶不覺殘緒悄然老拙四五年來精神筋力日消月鑠昏昏憒憒與賢者所見時頓異家仲宿苦去益沉痼俱不足仰浼遠聽惟以晝夜聯床得盡其天倫之樂爲暮年一幸事耳鄙鄉間近年氣

象賢或聞之否一生閉戶自謂藏拙妙法而猶不免虎食其外之歎前春間貴道聲罪之章專討此老一身賢必始而驚中而疑終有所不能釋然者矣自顧愧懼方內省不暇而平日言行苟或一分見信於朋友間則豈至於此耶只自背汗面騂而已謹修一書納之高友礎中必無浮沉之慮而但聞相去稍間不知何時可到清案耳向年所訊於伯仲爲各幅而所懷別無異同故聯名仰復簡率甚矣或可恕諒耶

與近嵒會中

春煦載陽花事爛漫伏惟僉履復起居與物同春疏首老

兄果出副多士之望僉旆趂期齊臨耶今此灑血之舉寔出於秉彝所同吾南幾十年抱持之義理當此賊臣譸張之日沐浴聲討之請焉可已乎李寢郎之絕島孤囚極可憐憫而當者猶含笑受罪山南七十州俱是島中之鬼豈可曰在家安處乎沐洙亦於此義理自謂不下於人而老且病矣末由從事於僉君子之後疏行經過鄙境而又不得躬進會所寔餞裂裳之行耗瘁筋力雖或爲僉兄所曲恕而此心缺恨可勝喩哉仍念成丈秉執素剛料量精詳今行誠得矣何患大事之不濟但機危而事重緩急操縱必須十分鄭重如何如何製疏

何等重事而迷豚之名亦在備數之末一道之責不敢以不文辭免故謹此代草以呈而野人眼目本不諳疏章體例一字一句無非慎重詳審處故亦不敢任意下筆拙澀如此此草則決不堪用道內諸作必齊到疏首文自有好文以是不憂耳承弟所帶名色尤異他任渠且素有秉執豈欲落後而但營緬禮已破墓卜日矣亦不得廢私爲公未得馳進會末此與託事謀避有異特恕如何

答李聖兪 堯臣

儀禮圖中序門內有一碑字別無註解似是古之序制

必立一碑於從階及門之半以爲中間肅揖之界而今之庠門則元無立碑事古今異制則不必强解少節故修定冊子時闕而不書者以此也古制如欲盡追則以數尺木碑立之中庭以代古碑無妨耶脯脩等薦橫者五脡又以半脡直縱也加其上而此亦冊子中闕遺故更及之耳賓主酬酢他本或多省節處而此是初逐大節目則似當一依圖式旅酬以下之載於經文者極煩故中山本未免省畧樂工獻爵之節中山本又爲全廢蓋以賤工故也而三爵之一旣是爲樂工備設者則似不可全廢代獻於樂正以示存羊之義似無妨故冊子中

已詳說此等諸般儀文稟于長老如何

答鄭東翰 萊成

祥事之過期未行只以殯在同宮之故而尊閤襄禮旣以來初過行則卒哭後卽爲卜日追行於禮意似無未安矣禫事則來月本是禫月雖一月之內先行祥事又以下丁或月盡之日行禫事恐未必退行於四月未知哀意如何

答柳敬夫 栻

每向貴邊諸益區區一忱未嘗不憧憧往來而病睉書字甚艱恨未得討一便致意頃因循從歸獲拜意外寵

訊三復以還令人如夢得醒因審其時大碩人體度連
在攝養中兄履亦不健貢慮不已屬當殘暑向息新凉
轉生伏惟省況節宣上堂歡愉對案溫理自有無窮好
意味爲之慰賀敬明宽逝吾黨如此佳少年豈復易得
耶其大人公失此賢子何以爲懷聞人理極處能强力
排遣與人酬酢如平日云此固朋友之素期望者而但
恐劇於外者或不覺內傷之患如兄輩者左右慰譬使
此友無犯西河之戒如何沐洙杜門謝事別無役心於
外物者而但早晚粥飯外終日無用心正所謂難矣哉
有何向賢友道者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者終亦無聞

也已況七十而無間者乎竊計吾兄年齡雖向衰而比沐洙則前頭之可用力者亦多日月且傷多强輔何不勉爲孜孜日進高明之域自道之辭有若如沐洙垂老者慨然無及之歎也今之學者或多忽於卑近而必口談天人性命之理恐或非程夫子所謂自灑掃應對以上者也未知如何顧此一生病痛在於心麤每有樂渾厭分之患故終是安於卑下言語之間未免露出此意想一笑矣但書面及書中遣意假借太過有若待之以先進者然此則沐洙所不能安心者而在兄愛人以德之義亦不當如是也此此後則幸絕去此等文字時惠德

音輒賜箴規以為朋友切偲之資甚所區區道院講會春間之虛過者只以儒生之奔汨科場故也秋科亦不無相妨故以九月念間設行計將因來朔香禮時任員齊會欲為發通而姑未與洞主往復洞主若有故似當有進退耳倡導後生決非沐洙之所堪而不敢固辭者專恃禱翁之來臨要為尸坐聽讀之計此計已左矣似此聾聵之物獨坐將奈何兄及子皜輩必為賁然左右扶挾使老友無至無聊切望

與李胤祖 壯燦

祧遷之禮是人家莫大之事而如此變禮中變節實非

知沐洙謏蔑昧昧者所可容喙欲考見禮說則書冊巧
偪散盡臆見終始疑晦未得合當道理奈何大抵以次
序言之則俟得當室孤孫之成立依禮改題然後當行
祧遷而定日已迫勢難中止是一變節也仍舊題祧遷
則又是未安之一節將改題祧位則以作故人傍題尤
是大未安之一節節節皆變稱停不得苟非據經達權
者終難得宜未知何以爲之聞主面粉字未至脫盡云
以數字剝落改題極似重難無已則姑存舊題奉安別
祠待孤孫成長改題之時長房具由告祠以高祖考改
書而傍題則闕書雖未安與其追書亡人名字似或愈

焉未知如何鄙家小宗亦有此等變禮方以曾孫傍題奉安於祧祠其時洙洙亦年少未得記識於先父兄敦定之議而此必有所極難處大未安事故也然此不過鄙家一時權行之事則亦不必以此爲證於他人大事望須特詢於知禮處俾無誤錯如何如何告辭草呈而若無祧位改題之所則似不必別告於新位自宗孫之高祖以下列書至考位而合告如何無所考據處只以賤說臆對或恐自誤以誤人悚悶無已